

高海平随笔

草木自然香

高海平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已到夏天。草木繁茂葱茏，向着绿色深处昂首挺进，把鹅黄嫩绿、花开成海的春天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

人虽然被节令带进了夏天，味蕾还固执地停留在莺飞草长的春季。

想起前一阵，市场上还在兜售着最后一波香椿，特有的香味大老远便刺激着人们的味蕾。行情虽已不如刚上市时的火热情景，仍然依依不舍地意犹未尽。

也有售卖洋槐花的，用塑料袋装了，声嘶力竭地叫道：新鲜槐花，新鲜槐花。槐花是吃菇类的最佳配料，和白面搅拌在一起上笼蒸了，出笼后，拌上蒜泥、辣椒、醋调和，好吃到不要不要的。还有茵陈、苜蓿、蒲公英等，都是春天田野对人类最大的贡献、也是最大的诱惑。

人类来自于大自然，也只能回归于大自然。春意萌发之日，也是刺激味蕾最蓬勃之时，遍寻田野的犄角旮旯，把能够进入品尝范畴的统统无一例外一网打尽。这不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条件反射，而是人的生理闪耀的欲望之光。我亲眼看见开着豪车的人，在田野如痴如醉地挖掘野菜。毋庸置疑，他或者她，小时候一定是由野菜喂养了胃，不管如今身居何处、生活如何阔绰，慰藉心田的依然还是那一口来自田野的味道。无疑，蒲公英



是苦的，甜苣并不甜，苜蓿也好吃不到哪里，这些原本属于牲畜食用的草木，却留在了人们的心里，就是因为它曾经救过命，才久久不能忘记它。

我小时候吃过苦，与各种野生草木为伍，春天的突如其来，不是因为它摧毁了冬日的梦，而是它带来新生的希望。大自然的各种生物喂养了人类的口腹之欲，有万物的滋养才给予人类一条生路。

夏天自有夏天的热烈，但是春天却给予了人类无限的希望，贪婪地攫取草木给予的口福之时，又会无限制地欣赏花朵绽放的芳香。山野的黄桉花开了、野丁香的花开了、黄刺玫的花也开了……能够开花的统统会开花，不会因为卑微不如牡丹、月季和芍药就偃旗息鼓。春天属于每一个人，属于每一种事物，春天是一个尽情展示魅力的舞台，只要有才能，都会让你施展，所以才有了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的佳词丽句。

再好的节气也会过去，该来的日子必然到来。夏天自有夏天的风景，失去的已经失去，能够进入口中的草木之香不再有，让人激动不已的美丽花朵只待来年再见。取而代之的是葳蕤成长的事物，花落之后的累累果实，弱不禁风之后的坚韧不屈，走向深绿的成熟，这些已经不是绰约所能涵盖的风姿，都是经风见雨的夏天带给人们实实在在的审美慰藉。

我喜欢山野之趣，喜欢草木带给我的欢愉。我痛恨那些不分是非对大自然的无度杀伐，比如，手持割草机的工人对青青小草的屠戮，我痛恨童年时代不分四季对草木的肆意践踏，因为我的使命之一就是砍柴，把山野正在生长的草木统统砍倒据为己有。我一度闻到了草木的清香，也曾怀有悲悯之心。如今，我以悲悯之心向那些早已进入炉膛的草木施以最诚恳的致谢。

夏天最活跃的就是草木了，大自然赋予其自由自在的无限可能性。草木之香会在大地之上营造盛大的气场，人类会陶陶然浸淫其中，乐在其中。

终南山散记

邢芝兰

有一年我和老伴到终南山旅游，抬眼望去千岩万壑，怪石嶙峋，摄人魂魄。便想起了唐代诗人王维“太乙近天都，连山接海隅”和孟郊“南山塞天地，日月石上生”的诗句来，两位伟大的诗人为我们描绘了终南山高大神秘、宏阔悠远、巍峨雄奇的壮丽图画，让人惊叹不已。第二天，新雨过后，苍松翠柏、奇花异草抚慰温润着每一位游客的心扉。我们去的时间正是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”。

终南山又称南山，有广义、中义、狭义之分，我这里就按中义说吧，它东起洛阳，西止天水，横跨河南、陕西、青海、甘肃等省市。说到这里，好多人更为熟悉的是秦岭，甚至想用“秦岭”一词取代“终南山”，这是不符合历史本真的。它们二者虽是一个所指，但称谓被公众认可的历史时间及其概念含义的侧重点是不同的。历史上真正提出“秦岭”这个概念的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、史学家班固。班固在他的《西都赋》里以东都客人的身份称“睎秦岭，瞰北阜”，使秦岭一词始见于文。当时鉴于关中耆老因留恋长安的繁华景象，主张由东都洛阳再迁回长安，班固对此持反对态度，在《西都赋》里盛赞东都洛阳之美，为了回敬关中耆老的主张，就把长安南面的那段终南山称为“秦岭”了。

时代变迁，沧桑更替。近代以来，秦岭纯粹以一个地理概念被官方和公众称谓、认可。她，逶迤蜿蜒，西望昆仑，东瞰中原；她，横亘于我国南北分

界线上，巍峨冲天，像一条巨龙奔腾盘旋。而终南山是一个文化名称，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环境，她孕育了道教文化、帝王文化、武侠文化。古人心目中终南山、南山处于崇高的位置。《诗经·小雅·天保》记：“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，如南山之寿，不骞不崩。”“寿比南山”便由此而来。这里环境幽静，人们都把它看作修身养性、祈福求寿的仙都福地，因而趋之若鹜。文人雅士在终南山隐居，以隐者为名，往往得到朝廷赏识，出仕为官。尤其唐朝盛极一时，“终南捷径”便源于此。

话说我们去终南山旅游那年，旅游团里有一位年轻人，很爱写诗，我老伴也爱诌上几句，便成了诗友。过了几年，那位年轻人又故地重游，为我老伴寄来他的《夜宿终南山》：“雪夜终南遐思飞，寒松明月云低回。不忘前年‘仙者’影，独步小径拾落梅。”还特意注明，“诗中所言‘仙者’，是指一位上年纪的教书先生”。接到朋友诗作时，老伴正在洛阳，遂和诗：“飘零中土待时飞，香风朗月度轮回。西京花逊东都好，联袂再唱《一剪梅》。”又作《观龙门石窟》：“一团和气又逢春，修得金刚不坏身。男儿慷慨不惜泪，凝作骊珠赠征人。”两首诗一同寄出。读书人之间诗文交流、应酬本是一件乐事，不过人世沧桑，春荣冬萧，着实令人叹息，诗、词、歌、赋尽情表达，人、物、景、情各得其所，心里泛起多少涟漪。旧时的人和事常常想起，如今却也凋零不少，怎堪回首。

五一广场稍稍往北的方向，有条巷子叫上官巷。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前，因为孩子上幼儿园的缘故，我在上官巷二号院和柳北的住所来回切换，历时大概两三年。二号院有套岳父早年工作期间分得的福利性住房，位于一幢砖混结构建筑的四层，因为顶层的缘故，加之楼板较薄，到了盛夏感觉有些热。记忆里，在一部老旧电风扇疲沓冗长的轰鸣声中，夏天中最热的几天就来了。

这是省直某政法机关的宿舍院，大多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，房子有些旧了，但管理有序。院子里植有几株当时还不算高大的梧桐树，从春到秋，在适宜的天气里，总有几拨离退休老干部在树下下象棋。我曾经驻足观看过几次，他们嗓门很大，到关键处观棋的人吵得很凶，搞得执棋者举着棋子游移不定。他们所用的行棋术语和一般人下棋时的用语大相迥异，高频出现的词汇大抵有“法办”“打击”等等，大致是专用于车马炮等行棋走法的特定称呼，往更具体处解读则感觉一头雾水，执棋的人则心领神会。我不由得感慨，这些老同志离休退休很多年了，职业生涯留下的印记依旧很浓很深，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消解掉的。

出二号院西门，向北拐弯处有一面古老的影壁，影壁北面是一片屋顶上蒿草丛生的建筑，深秋和初冬时节荒草随风倒伏，衰败而凌乱，画面感很强。若干年后，阅读萧刚绘著的一本名叫《太原名街老巷》素描绘本时我才知道，那时日日路过的那片旧建筑，黄色的琉璃瓦顶，龙形装饰，居然是我国古代建筑等级最高的皇家建筑，且山西省内仅此一例。周边居民叫它

街巷旁

上官巷：寻觅老太原风情

温建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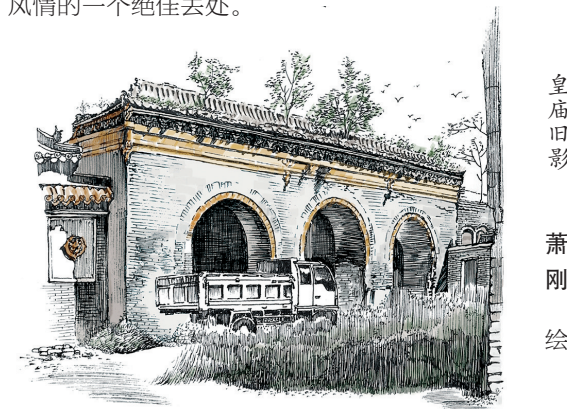
万寿宫或皇庙。一查资料，该建筑准确的名称正好就是民间俗称的集合体，就叫万寿宫皇庙。具体始建年代不详，大致建于明朝晋王朱桐就藩太原前后，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。

巷北的几个院子各具特色。靠东的第一处院子门牌是万寿宫三号，距上官巷二号院西门不过三五十米。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我和妻子约会时常在此处，并以此为起点，用双脚不停地丈量太原市的大街小巷，俗称“轧马路”，这是物资匮乏年代恋人们相聚时的主要活动方式。

其实早在120多年前，就有一对异乡人，从很远的地方，也是一路用双脚丈量着来到了这里。万寿宫三号院竟有一段值得咀嚼的传奇。

1900年，来自山东的小哥俩，哥哥叫张天俊，时年7岁，弟弟张天杰，时年5岁。兄弟俩一路风餐露宿，不知走过了多少路程，经历了多少磨难，在讨吃要饭流浪中来到了太原。充满爱心的太原百姓收留了兄弟俩。后来张家兄弟在基督教会的资助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1923年，张家兄弟捐出3000块大洋，修建了一座教堂，就是现在的万寿宫基督教堂，又在紧邻教堂旁修建了一处自住的宅院，就是现在的万寿宫三号院。这个院落有正房7间，南房3间，东西厢房各3间。据说此处原来还建有一处中西合璧的漂亮花园，现已损毁湮灭再无痕迹。

去年冬天，一场大雪的午后，我专门去看了看这两处建筑。踏着嘎吱作响的积雪走进巷子里，基督堂门前挂着一把大锁，透过铁栅栏门向里望去，精致小巧的基督堂已修缮一新，与旧时相较毫无违和的感觉。三号院还是原来的老样子，南房临街的窗户上还留着当年的铁条护栏。院门门头的砖饰剥蚀严重，院门紧锁着，大抵已经没人居住了。我想，以后如果能彻底维修一下，这里应该就是体察和了解过去太原城风情的一个绝佳去处。



皇庙旧影

萧刚

绘